



大国小鲜

——周鑫宇◎著——

治大国如烹小鲜，这是治国者的智慧
观大国如品小鲜，这是观察者的情趣

海外信



中国出版集团 | 全国百佳图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出版单位



治大国如烹小鲜，这是治国者的智慧
观大国如品小鲜，这是观察者的情趣

大国小鲜

——周鑫宇◎著——



中国出版集团 | 全国百佳图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国小鲜/周鑫宇著.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8. 4

(中国国际战略丛书)

ISBN 978-7-5162-1780-1

I. ①大… II. ①周… III. ①国际关系—文集
IV. ①D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60392 号

图书出品人: 刘海涛

出版统筹: 乔先彪

丛书策划: 石松

责任编辑: 石松 庞贺鑫

书名/ 大国小鲜

作者/ 周鑫宇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7号(100069)

电话/ (010) 63292534 63057714 (营销中心) 63055259 (总编室)

传真/ (010) 63056975 63055378

http: //www. npcpub. com

E-mail: mzfz@npcpub. 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16 开 710 毫米×1000 毫米

印张/ 16 字数/ 362 千字

版本/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 北京美图印务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5162-1780-1

定价/ 39.00 元

出版声明/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 第一章 国际时局：大开大合大转型 / 001

历史兴衰的流与变 / 003

古代帝国为什么强? / 003

近代西方靠什么崛起? / 006

当今的国家凭什么立足? / 008

国家实力的升与降 / 010

一个超级大国：美国衰落? / 010

多个地区强国：谁与争锋? / 013

“东升西降”：全球再平衡? / 016

国际秩序的分与合 / 022

权力分散会带来战争吗? / 022

地区秩序有了新动力? / 024

新玩家带来新规则? / 027

中国地位的转与进 / 031

在夹缝中只为求生? / 032

在薄冰上低调行走 / 034

在聚光灯下不忘初心 / 035

◎ 第二章 中国外交：士别三日 / 039

中国外交的新思维 / 041

守变合一：全球化时代的合和国际观 / 041

义利合一：中国传统的战略智慧 / 043

言行合一：国家形象的多维建构 / 045

中国外交的新路径 / 047

“逾越外交”突重围 / 047

多边外交三支箭 / 049

“夫人外交”出新意 / 051

民间外交补短板 / 053

城市外交拓空间 / 056

中国外交的新争论 / 058

中国要结盟吗? / 058

外交讲“义”傻不傻? / 061

对中国外交为何认知不同? / 063

深化改革需借力扩大开放 / 065

中国外交进入高难模式 / 068

◎ 第三章 中美角力：陷进还是开辟 / 071

中美关系错位在哪儿? / 073

美国对中国到底想干什么? / 073

中美是根本冲突的吗? / 076

中国如何见招拆招? / 079

怎样让美国相信中国? / 081

中美关系走向何方 / 084

中美关系的历史转折 / 084

如果不是“中美共治”，能是什么? / 090

宽广的太平洋会拯救中美关系吗? / 092

怎么看中美的“国际制度竞争”? / 094

美国的变与不变 / 097

希拉里的外交遗产 / 097

美国媒体怎样为外交服务 / 103

斯诺登所代表的失望 / 104

美国知识精英的世界观 / 107

特朗普当选给中美关系带来什么? / 109

◎ 第四章 激流泛舟：中外关系新常态 / 115

周边外交的新常态 / 117

亚洲地区政治迟早要迈这道坎 / 117

为什么周边国家在安全上靠美国? / 119

“亚太梦” 怎么实现 / 121

中日舆论斗争的新常态 / 124

安倍怎样利用舆论对付中国? / 124

中国如何在舆论上反击日本? / 126

中日斗争为什么表现在舆论和人心? / 131

日本下一步将如何动作? / 134

中英关系的新常态 / 136

西方国家为什么不敢和中国走太近? / 136

英国对华政策的突破性 / 138

英国对华政策背后的新思维 / 141

其他欧洲国家会跟进吗? / 145

◎ 第五章 风云激荡：国际热点怎么看 / 149

美国如何挑起南海问题 / 151

南海问题的起源与生事 / 151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思路 / 154

从中美关系的新特征理解南海问题 / 157

美国怎么玩弄国际法? / 159

美国真的想在南海打仗吗? / 161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应对之方 / 165

中国崛起需要超越领土纠纷 / 165

南海维权要有软实力加持 / 168

中国要在东南亚提供公共产品 / 170

“伊斯兰国” 还会乱多久 / 173

“伊斯兰国” 势力已过顶峰? / 173

压制“伊斯兰国” 的力量正在汇集 / 177

“伊斯兰国”为什么不会很快被消灭? / 180

“伊斯兰国”将走向何方? / 183

西方怎么了? / 186

公投政治与西方自由的迷思 / 186

抗争政治与民主的衰败 / 188

弱肉强食时代会回来吗? / 191

◎ 第六章 公道人心：中国式软实力 / 197

“一带一路”：中国的担当? / 199

美国为什么反对亚投行 / 199

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态度不一 / 202

美国铁杆盟友英国为何积极拥抱中国 / 204

中国在“一带一路”上的担当 / 206

中国形象出了什么问题? / 210

中国为什么被误解? / 210

怎样讲好中国故事? / 216

只靠外宣远远不够 / 219

中国文化会面对文明的冲突吗? / 222

软实力能做什么? / 225

西方民粹主义浪潮下的中国价值观对外传播 / 225

软实力不那么“软” / 232

蛋糕里的公共外交 / 235

军事行动也能转化为软实力? / 237

软实力怎么保护海外经济利益 / 240

怎么用软实力对付恐怖主义? / 242

◎ 后记 / 246

第一章

国际时局： 大开大合大转型

历史兴衰的流与变

国家实力的升与降

国际秩序的分与合

中国地位的转与进

历史兴衰的流与变

古代帝国为什么强？

对于研究现代政治的人来说，从来没有比大国的兴衰这一话题更能让人感到兴奋的了。世界政治，浩浩荡荡，数百年以来，群雄争锋，国运跌宕。国家为什么勃然兴起，又为什么须臾间衰落？兴衰存亡之间，有什么历史规律？何以启示后人？中国在这大潮中间的命运和使命为何？这些问题引发了无数中外政治家的思考。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众所周知，它是中国百年民族耻辱的起点，但是从更大的历史观来说，它又是中国迈向现代化、寻求觉醒与复兴之滥觞。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论述道：“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从那时起，为了救亡图存，外国、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对于一个古老帝国来说，这些崭新的概念就极其严肃而又紧迫地摆到了国人面前，时人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直到今天，无论是当时的“救亡”，还是今天的“复兴”，从根本上说，都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问题。中国的由强入衰、衰极而兴，既是我们在世界大变局中重新定位自己的基本脉络，也是世界这场大变局的重要注脚。可以说，直至今日，我们还处在这场历史变革的进程之中。

老大中国因何而衰？因三千年辉煌却停滞的农业文明而渐衰。现代中国因何而兴？因顺应和融入三百年工业文明的潮流而兴。纵观三千年的农业文明和三百年的工业文明，是理解国家兴衰的重要视角。

农业文明时代的国际格局跟今天大不相同。所谓的“国际政治”，实际上都是地区性的。高级的政治形态，是各个地区先后兴起的农业帝国。

最早以“四大文明古国”闻名，当然，四五千年前的古埃及人、古巴比伦人、古印度人和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观念通常都不会超过自己生活周围几百千米的范围。实际上，用更广阔的眼光看，当时的世界是一个万千部落的世界。不计其数的国家和部落生活在世界各地，彼此相对隔绝。只不过其中“四大古国”因为留下丰富的文字记录和部分遗迹而存入历史，而其他绝大多数文明被历史的烟尘所湮灭。最早期的政治单位，规模都不太大，而且只与邻近的部落和国家维持着稀松而不稳定的联系，世界呈现出一种蜂窝状的分散结构。

公元元年前后，世界的分散和隔绝状态得到改变。在一些地区，占有更加广袤领土的统一帝国建立起来了。这时候的欧亚大陆从东往西出现了中华秦汉王朝、印度孔雀王朝、波斯帝国等几个辉煌庞大的帝国。相邻的帝国之间也有了经常性的贸易和人员往来，有的还互相征战。在世界其他大洲，大帝国的出现相对缓慢。但总体来说，世界开始从“蜂窝结构”进入“群峰结构”。

我们如果注意一下农业文明时代帝国权力的几座“山峰”，就会发现最主要的帝国都分布在欧亚大陆。在地球其他有大量人类生存的陆地上，包括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和澳洲，数千年之内都没有出现过能和中国的汉唐明清、印度的孔雀王朝和莫卧儿王朝、西亚北非的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及欧洲的古罗马帝国相媲美的大帝国。如果说农业时代的帝国是霸权的山峰的话，那么，欧亚大陆这块全球最大的陆地就是盛产高峰的“世界之巅”。20世纪初的美国战略学家麦金德因此将欧亚大陆称为“世界岛”，并认为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控制了世界。这种地缘战略思想一直影响到今天。

当然，农业文明时代的帝国“群峰”仍然在不断发生山体运动。有的帝国会轰然崩塌，有时新的霸权“山峰”又会遽然崛起。关于农业时代帝国的兴衰，有下面几个基本点值得注意。

第一是农业帝国兴衰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业帝国的出现和衰败，跟农业经济的基本规律紧密相关。农业时代的生产与工业时代最大的不同，是技术创新极其偶然而稀有，生产效率的提升非常缓

慢。在一段时期内，一定的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能够产生的产品始终是有限的。这使得农业时代的政治经济学符合一项总的原理——“马尔萨斯原理”，即从根本上依赖于土地与人口的关系。土地决定了农业帝国的兴起。几乎所有强大的农业帝国都是在河流地域的肥沃土地上发端。帝国的兴起导致人口的增加，而在“马尔萨斯原理”的作用下，只有获取更多的土地才能养活增加的人口，因此帝国必须不断扩张。地理扩张几乎是农业帝国的宿命。

然而，地理扩张会反过来给农业帝国本身带来巨大的挑战。首先，连连征战消耗国家的财政和民力，统治的难度增加。在广大的国土上，税收、运输、赈灾、民族融合、地方管理和镇压叛乱，都对政府的治理能力带来巨大挑战。其次，即便某些帝国有能力治理好更大疆域，周边的海洋、沙漠和高山也会最终阻碍扩张的脚步。优质的耕地不可能无限增加，能够供养的人口达到极限，大饥荒就会周期性地出现，从内部严重冲击国家的稳定。在过去的时代，这些挑战非常巨大，除了像中国等少数几个帝国外，很少有农业帝国能够长期地统治广大疆域。从强盛扩张到衰败分解的帝国宿命不断重演。

第二是外部入侵带来的地缘政治效应。我们如果在眼前摆放一幅欧亚大陆“世界岛”3000年的流动地图，就会看到，强盛的帝国全部分布在欧亚大陆的东、南、西部边缘的农业平原，而在大陆正中央的广袤草原上，广布着不擅文化建树、却擅骁勇征伐的游牧民族。正是他们左突右撞，反复改变着欧亚大陆各个帝国的命运。罗马文明彻底衰败于北方日耳曼人的入侵。而日耳曼人的南迁，是被来自亚洲的匈奴人驱赶的结果。印度古文明断绝于中亚南下的雅利安人。西亚诸帝国的历史，简直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反复冲刷的历史。中华文明虽然最为坚韧绵长，也始终处在草原民族的军事压力之下。这种欧亚大陆中央与边缘的关系，连同各帝国与周边小国的关系、相邻帝国之间时有的冲突关系（尤以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长期冲突为甚），构成了农业时代几千年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基本面貌。

第三是农业帝国的文明聚成。农业帝国的寿命往往是有限的。大多数

帝国都只有几百年历史。能像中国这样大分散和大混乱以后，总能反复重拾大一统的帝国几乎绝无仅有。但几百年帝国统一的时期，却足够留下统一的文明遗存。帝国不断衰败和分解，其留下的文明遗产还是在各个地区沉淀下来。世界文明的板块开始出现，包括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欧洲基督教文明等。这些文明在生产方式和政治组织方式上大同小异，但在文化上，尤其是以宗教（信仰）体系而相互区分。几大文明之间的联系随着帝国的兴衰而时紧时疏。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15世纪欧洲人开始海外扩张为止。自那此后，“群山”林立的局面才逐渐被以欧洲为中心的一元结构所取代。

近代西方靠什么崛起？

进入工业时代以后的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变革，这一切的变革，都是从欧洲的崛起开始。

欧洲文明并不是天生的王者。相反，欧洲文明是帝国崩溃以后大混乱、大衰败的典型。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西欧就进入了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与亚洲大陆此后不断兴起的辉煌帝国相比，欧洲在农业生产上停滞不前，在政治上近乎一盘散沙，其落后之甚，导致近千年的时间里基本处于学习和防御的处境。然而，也许正是这种政治上的四分五裂，促使欧洲各地的君主、贵族和领主们彼此竞争，为了保卫领地、扩充金库和相互征战而争相学习、应用外来的新技术。^①尤其是“十字军”东征以后，欧洲各国被东方文明的发达程度所深深震撼，并很快通过同东方贸易、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颠覆了传统思想与僵化体制。本来产生于东方的火药、印刷、陶瓷、航海和制糖等技术，却在欧洲得到了最充分的运用和进一步的发展。不但如此，欧洲国家在情感的巨大震撼和思想的痛苦革新中，开始率先探索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规律。科学领域的革命在18世纪引发了工业革命，人类历史上第

^① [美]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葆英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25—26页。

一次超越了对自然力和人畜力的依赖，通过化学能源创造出新的物理力量，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方式，提高了生产效率。欧洲人打破了农业文明的“马尔萨斯魔咒”，率先进入工业时代，在技术上取得了无可比拟的优势。

欧洲的异军突起打破了传统的世界结构。最早的时候，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先后引领海外殖民浪潮，打破了美洲、非洲和大洋洲仍然处在“蜂窝”状态的部落社会，并通过人口迁移，把美洲和大洋洲改造成为西方文明的“延伸地带”。到19世纪，欧洲人开始把炮口调向亚欧大陆上巨大的帝国。印度最终彻底沦为英国殖民地，中华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激烈抵抗之后，也最终败下阵来。大清王朝苟延残喘，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被瓜分。19世纪末，非洲大陆就像切蛋糕一样被欧洲列强瓜分殆尽。至此，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格局正式形成了。

在新的世界格局中，西方文明成了权力高原，一方面对其他文明和国家有着“一览众山小”的巨大优势，另一方面，在“高原”上又发生着剧烈的“地质活动”，权力的高峰不断崛起和更替。从最早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再到英国、法国、德国，欧洲内部一面不断演绎着大国兴衰；一面反复出现“势力均衡”，在欧洲那块狭小的土地上上演着精彩绝伦却血光四溅的纵横捭阖、合纵连横。而对于欧洲权力“高原”之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西方列强时而共同作战，时而又争抢瓜分，欧洲的殖民体系遍布全球。这种以欧洲为中心舞台的“高原结构”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两次世界大战让世界政治格局再次发生重大变化。从整体来看，西方仍然是世界权力和财富的中心，但是王者的桂冠却从西方文明的发源地——西欧大陆——向两侧的“延伸地带”旁落了。苏联和美国以更为庞大的国家力量，成为主导世界政治的“两极”。美苏之间的争夺，延续了欧洲现代地缘政治结盟对抗、全球竞争的基本特征，同时也继承了欧洲自宗教改革以后国际关系中时常出现的意识形态对抗色彩。到20世纪90年代末，苏联和东欧集团解体，世界进入了美国“一超独霸”的时代，世界政治又具备了一些全新的特征。

当今的国家凭什么立足？

今天的国际政治，正处在继承与变革之间。因此，在讨论当前国际政治的诸多新特征之前，我们有必要总结一下工业时代的国际政治相比于农业时代发生了哪些根本变化。

首先是工业时代国际政治植根于完全不同的经济规律。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使得生产效率几何级提升，农业生产的“马尔萨斯魔咒”被打破了。工业时代，资源、技术、市场和航路，成为国家追求的主要目标。纵观欧洲列强，从最早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到后来的英国、法国、德国，从国家规模上来看都不算大国，却长期控制和瓜分着世界。尽管他们后来被规模更大的工业化国家超越，但是农业时代国际政治那种大鱼吃小鱼的“以量取胜”规则、你得即我失的“零和竞争”模式，逐渐地被“以质取胜”和某种程度上的“正和竞争”所代替。这种变化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工业生产不以土地为基础，生产效率可以通过技术而提升，生产的扩大依赖资源和市场，而资源和市场是可以通过贸易而获得的。

贸易，是工业时代国家竞争的核心。由此导致海权逐渐取代陆权，成为世界性强国的根基。19 世纪最强大的英国和 20 世纪最强大的美国，都首先是第一海洋强国。海权的模式，不是农业时代思维下的保护海疆、争抢海洋资源，而是控制航道、主导贸易。英国主导下的 19 世纪全球殖民体系还残留着农业时代开疆拓土的特征，但殖民地的争夺再不是纯粹围绕土地，而是围绕着市场、资源和贸易通道的工业时代元素而进行的。到了 20 世纪美国主导下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海洋特征则更加明显。美国几乎没有什么海外领土，欧洲和日本则丧失了其绝大多数海外殖民地。但在一定的规则之下，贸易竞争可以和平有序地进行，而海权则是控制商品贸易的关键。

即便是对于中国这样的传统大陆国家来说，陆权也要以工业时代的新思维重新定义。陆权之本，不是“地权”，而是“路权”，是贸易通道拉动

的市场与资源流通。所谓陆权与海权的并重，实际上是陆权与海权的本质相通。这正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向西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向东建立“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深意。

其次，从全球格局来看，欧亚大陆依然关键，但世界各大陆都同样重要。只要资源、市场、投资和贸易所达之地，就是国家利益和国家竞争所在之地。欧亚大陆“世界岛”的思想，尽管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绝不可对此抱残守缺。欧亚大陆中心的草原骑兵，早在19世纪随着机关枪等现代武器的发明，就失去了向周边工业化国家进攻继而改变地缘政治的能力。随着20世纪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崛起，世界政治的重心已经向欧亚大陆之外的其他陆地扩展。当前拉美和非洲新兴国家快速发展，使得国际政治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政治。国际关系的格局不断演化、发展、变迁，愈来愈走向全球性的分布，并产生新的游戏规则。

最后，文明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成为一大谜题。在农业时代，各大文明自放光芒。进入工业时代，西方文明压制着全球其他文明，其优势之大、力量之强，使得其他各文明不得不救亡图变，向西方学习，文明的作用在国际关系中很大程度上被掩盖。然而，伴随着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向世界各国扩展，文明可能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近年来，在相近文化的聚合作用下，西方各国出现了数百年以来罕见的大联盟，世界各文明区域的地区合作也快速发展。而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出现了激烈的冲突，导致恐怖主义成为国际政治中重大难题之一，引发世所瞩目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同时，在国家内部，文明和文化还在发生撕裂作用。在许多亚非拉国家，由西方殖民者划定的国界在文化和种族矛盾下，成为战争和冲突的致命绳索，制造了阿以冲突、科索沃战争、南北苏丹分裂、叙利亚动荡等不计其数的焦点问题。文明到底将对国际关系带来什么冲击，我们随后的章节还会深入探讨。但是工业时代和全球化带来的世界文明大沟通、大交融、大冲撞，是现代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这方面最乐观的发展方向，是全球文明经过冲撞融合的惨烈阵痛以后，新的世界性文明伴随新的世界秩序逐渐孕育。

国家实力的升与降

一个超级大国：美国衰落？

今天的国际格局，最基本和精当的描述是“一超多强”。美国在世界诸国中间占据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这一地位在可以明确预判的短时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改变。除美国之外，世界多个强国并举。除传统欧洲强国与日本外，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快速崛起，成为地区权力的中心。世界上其余大多数国家，除了部分实现工业化的中小型发达国家，要么尚处在工业化的艰难进程中，要么发展几乎失败、社会失序，缺乏国际影响力。全世界绝大多数财富和权力，向一个超级大国和多个强国集中，呈现出明显的等级秩序。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面的领先地位。首先是军事力量的绝对优势。美国在冷战后推动“新军事革命”，使得其军事技术出现“代际性的垄断”：在大多数标志性的军事装备发展方面，美国的发展阶段独步青云，世界各国无出其右。另外，美国运用其战争机器的组织能力、实践经验和国家意志同样在全球大国中首屈一指。仅在冷战结束后20年内，美国就发动了海湾战争、索马里干涉、科索沃空袭、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几乎每三年就要用兵一次，实际战斗力水平、新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的磨合水平都在实战中检验提升。全世界没有任何大国能够做到这一点。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美国的战争意志和国民凝聚力一度达到空前高度，美国的单边黠武主义臻于顶峰，世界各国无不侧目。这样单个国家的绝对威势在近代国际关系中几乎从未出现过，甚至超过了农业时代的罗马帝国和前现代的哈布斯堡帝国。^①但也正是在当时权力的顶峰中，预埋下了美国后来相对衰落的恶果。

① 时殷弘：《美国国际权势：比较与变化》，《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3期。